

諸位長輩、諸位學長們，大家下午好，午安！我們接著上一次上的「祭十二郎文」，這是有關叔姪之間的情感，是韓愈哀悼他的姪子十二郎的一篇祭文，在八十六頁。前面文章主要提到，描述韓愈小的時候跟這個姪子相依為命，他們韓氏的兩代人，就剩他們兩個人了。在孫字輩就剩十二郎，在子字輩就剩他而已。所以整個家道是非常的衰敗，是比較形影孤單的一個狀況。後來又敘述到，他們在成人之後，三聚三別，都沒有能夠團聚在一起。所以韓愈先生也很努力，在工作積累因緣，能夠把他的姪子，還有他的一家人，召來一起共聚。正規畫這樣的發展、努力這樣的發展的時候，他這個姪子十二郎就去世了，只有二十多歲而已。所以在這麼突然的一個噩耗到來，韓愈先生在祭文當中也流露很難接受。他覺得自己年齡比較大，應該是他先走，怎麼會是年輕的先走？而他的哥哥韓會很有德行，怎麼他的孩子沒有能夠得到他父親的庇蔭？所以在思惟這些事情，就非常感嘆人生的命運。這是我們上一次講到的。韓愈先生還感嘆，死後假如還有知的話，那分離的日子就不多了；假如死後是無知，那悲傷日子也不會太久了。這都是在極度傷悲當中流露的情感。

我們接著八十八頁看下一段文。這一段文還是在懷疑十二郎是不是真的死了？到底是什麼原因？怎麼可能這麼年輕就死了？其實人生在面對突如其來的變故，往往這個事情會在腦海裡一直迴盪，想不通。所以韓愈先生就說到：

【汝去年書云。】

『書』就是寫信來，來信說到：

【比得軟腳病。】

『比』是近來，最近得了這個病。『軟腳病』一般是因為有腳氣、有濕氣，缺乏維他命B，就比較可能會得這樣的病，當然也是在比較潮濕的地方，比較容易得。

【往往而劇。】

『往往』就是常常，感到症狀很厲害，病的症狀。所以這個『劇』就是加劇、厲害的意思。結果回信的時候寫到：

【吾曰。是病也。】

這種毛病：

【江南之人。常常有之。】

江南一帶比較潮濕，得到的人也比較常見，所以就沒有覺得是太嚴重的事情，沒往心裡去。結果韓愈先生心裡想，應該不是什麼嚴重的事情。

【未始以為憂也。】

『未始』就是未嘗，未曾覺得這個很嚴重，不認為這個病很嚴重。接著他說：

【嗚呼。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。】

『嗚呼』是很悲傷。難道、竟然是因為這個，『以此』就是這個軟腳病，難道真的是因為這個病，『而殞其生乎』，「殞」就是死了，死亡。這個『生乎』還是懷疑，難道真的是因為這個病就死了嗎？會這麼厲害嗎？

【抑別有疾而致斯乎。】

『抑』就是或者，或者『別有』，其他的疾病，才會『致斯乎』，就是到死的這個地步。這個「斯」當如此，當已經殞其生，就是死亡。這個斯其實跟上一句很有關係，而殞其生乎，所以下一句

是「而致斯乎」，其實就是致殞其生這個情況。所以這些不能接受十二郎已經死了的想法一直在那裡盤旋，怎麼可能會是這樣？

【汝之書。六月十七日也。】

可能十二郎最近寫信給韓愈先生是六月十七日。

【東野云。】

『東野』是韓愈先生的朋友，叫孟東野（孟郊），這也是當時一個著名的讀書人，也是詩人。「東野」告訴他：

【汝歿以六月二日。】

『歿』是死去，死去的日子是六月二號。

【耿蘭之報無月日。】

『耿蘭』是韓愈先生的僕人，他報回來的情況也是說十二郎去世了，但並沒有指出時間。接著講：

【蓋東野之使者。】

大概是孟郊派去的使者。

【不知問家人以月日。】

沒有問十二郎家裡的人，沒有問清楚什麼時間去世的。

【如耿蘭之報。】

『耿蘭』回來報告情況。

【不知當言月日。】

也不知道要說明日期，應當要說明日期才好，他也沒有講。

【東野與吾書。】

他心裡想到，可能是這個朋友『東野』，『與吾書』就是寫信給我，寫與我的時候。

【乃問使者。】

在寫的時候，問去的這個僕人、派遣的人，問他，十二郎到底是什麼時候死的？

【使者妄稱以應之耳。】

使者可能，這個『妄稱』就是隨便回答他罷了，就是隨便回應一下而已。所以這個死期都還搞不清楚是什麼時候。

【其然乎。】

是這個樣子嗎？因為這都是他的推斷，是不是這些情況？

【其不然乎。】

還是不是這樣？所以面對十二郎的去世，在精神上還沒有很能夠接受、很能夠穩定下來。接著下一段主要談到的是安慰死者的心。我們接著看經文講到：

【今吾使建中祭汝。】

他派遣『建中』去祭奠十二郎。『汝』就是祭祀你的意思。

【弔汝之孤。】

『弔』是指弔唁，去慰問死者的遺族。『孤』就是他的遺族，主要的還是他的後代，他的兒女。

【與汝之乳母。】

因為十二郎才二十多歲，他的乳母還在，這是長輩，也都是要非常關注、關心。

【彼有食。可守以待終喪。則待終喪而取以來。】

『彼』就是指韓愈的這些親人。『有食』，「食」是指食物，延伸就是他們假如能維持生活。「彼有食」就是有得吃、有得維持整個生計的話，『可守以待終喪』，可以守到喪期結束。然後『則待終喪』，等到這個喪期守完之後，『而取以來』，就是把他的這些親人再接到他這裡來一起住，他來負責照顧。因為考慮這些親人心情也是很哀悼，也是有可能希望能夠把這個喪守完。

【如不能守以終喪。】

如果他們的生活能力不行，不能守到喪期結束，現在生活就已

經很難維繫的話。

【則遂取以來。】

『遂』就是馬上，立刻把他們接過來。

【其餘奴婢。】

其他這些僕人。

【並令守汝喪。】

可以叫他們把喪期守完。

【吾力能改葬。】

我的能力假如能夠讓你，這個『改葬』主要就是讓死者能夠回葬到自己的祖墳。

【終葬汝於先人之兆。】

『兆』就是墳地的意思，祖墳。

【然後惟其所願。】

『然後惟其所願』，然後才能了卻我的願望。因為內心對十二郎已經覺得很多的虧欠、很多的遺憾，人都已經去了，希望盡自己的力量，最後能讓他改葬回自己的祖墳。所以安死者不要擔心他的家人，最後也能圓他落葉歸根這樣的一個願望，這是安死者的心。接下來整個就講到韓愈先生的一個心情。說到：

【嗚呼。】

『嗚呼』是悲傷的一種感嘆。

【汝病吾不知時。】

你生病我不知道什麼時候、什麼情況，我不了解。

【汝歿吾不知日。】

你死的時候我也不知道日期。

【生不能相養以共居。】

你活著的時候我們不能，這個『相養』是互相照顧，『共居』

是共同生活在一起，所以『生不能相養以共居』。

【歿不能撫汝以盡哀。】

死的時候，『歿』是死的時候，又不能夠撫摸著你的遺體，『盡哀』就是表達哀痛。死的時候又不在身邊。

【斂不憑其棺。】

『斂』是大斂，亡者要入棺木，這些至親站在棺木旁看著他入殮。這個『憑』就是靠近。

【窆不臨其穴。】

『窆』就是棺木埋葬入到墓穴裡。棺木埋葬入墓穴黃土中，我又不能親自在現場，他人都不在。

【吾行負神明。】

『行』是指自己的行為、品行；『負』是對不起神明。感覺自己沒有盡到責任，對不起神明。

【而使汝夭。】

使你短命了。這是自責自己。

【不孝不慈。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。】

又覺得自己『不孝』，十二郎是晚輩，他沒有照顧好，感覺對祖先，甚至於對十二郎的父母有愧。因為是十二郎的母親親自把韓愈先生撫養長大，韓愈先生很小父母就不在了，他的孀孀就像自己的母親一樣，他又沒有把她的孩子照顧好，他很內疚。『不慈』，因為他是叔叔，他也覺得不夠慈愛。因為我「不孝不慈」，而不能『與汝相養』，還是生活在一起。『以生』，這個「以生」就是能夠生活在一起一輩子到老。這個生是指生活在一起到年老。

【相守以死。】

不能生活在一起，又不能互相照顧到死。現在又變成：

【一在天之涯。一在地之角。】

天涯海角，這是形容相離已經非常遙遠了，天人永隔，一個生，一個死。所以：

【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。】

活著的時候身影不能跟我的形體生活在一起。這個『相依』是互相依靠。

【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。】

死的時候，你的魂魄又沒有到我的夢裡來相會。『相接』就是來相會。

【吾實為之。其又何尤。】

『實』就是實在；『為之』就是我造成的。會變成這個樣子，實在是我造成的，我的過失。『又何尤』就是又能怨誰？「又何尤」就是沒有人可以怨，只能怨我自己。

【彼蒼者天。曷其有極。】

『曷其有極』是《詩經》當中在「唐風·鴛羽」這篇裡面有一句這樣的詩句。《詩經》的「唐風·鴛羽」，這個字念保，裡面提到「悠悠蒼天，曷其有極」？這是「曷其有極」的出處。而在這裡，韓愈先生講到『彼蒼者天』，其實是向著蒼天在述說，「蒼天！曷其有極」。其實這個極就是那種極限，感覺到這件事情，就是十二郎去世了，他很難承受，覺得這個打擊太大了，自己真的不知道能不能熬得過來。這短短的一段文字，從「嗚呼！汝病吾不知時，汝歿吾不知日」，到「彼蒼者天，曷其有極」，用了十一個「不」字，從這裡也感覺到，韓愈先生對自己的自責，跟覺得愧對十二郎。

我們讀這個祭文讀到這裡，確實感覺到很傷悲。而其實，人這一生不可能避免死亡，大家有沒有見過不死的人？不可能！所以人生的苦當中就有一個愛別離苦。這個別，死亡，一般的人覺得是永

別，覺得很苦。那誰這一生沒有遇過生死離別？所以很多的人在面臨人生的生死，有些人就會去找答案，人死後會去哪裡？可能就走上修道的路了。就像三千多年前，印度的王子悉達多太子，他看到人世間生老病死的狀況。其實，人終究要面對這些事情，他沒有搞清楚，人生怎麼可能明白、可能快樂？所以十九歲就去求道了，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，所謂如何離苦得樂。有一些人，他是走入宗教去尋求答案。所以，其實面對生死這個問題，是每個人都會要面對的。

諸位學長，你們都心理上準備好了沒有？不管是面對他人的死亡，還是面對自己的死亡。大家心裡會不會想，今天怎麼講死？今天本來就講死，而且說實在的，這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。別講這個話題了，別講了。別講就解決問題了嗎？所以人生不知道在忙什麼？忙到最後，很多重要的問題，都沒有搞清楚，就糊裡糊塗又走了，也不知道去哪了。所以在人生忙、盲、茫。忙著去幹什麼？死！這句話很有哲理。為什麼？人從生下來只有一件事情沒有停過，就是走向死亡。是！哪個人不是往那個方向走？所以如何不死，這就是人生的大問題。如何了解生死？這個大家隨各自的因緣，可以從佛教裡得到答案，或者您有信其他的宗教，也要趕緊把它搞明白。說實在的，人知道死後要去哪裡，他的心才真正能安！他走的每一步，他沒有擔憂、沒有恐懼！你看很多癌症病人，一知道自己有癌症，就活不了多久。為什麼？嚇壞了，突然不能接受，心情更不好，惡化。假如他不怕死，「得癌症了，那我有好地方要去了」，結果反而死不了。所以人生這個問題早點搞明白，隨時都不擔心無常的到來。

我在教小學以前，跟陳真老師學習，她那個時候教書也是三十多年了，今年已經是四十三年了。她去年初，癌症末期，大腸癌。



然後她得到躺在醫院，所有親朋好友沒辦法接受，太突然，都很傷心，反而是她在那裡勸人家，「你們別哭了，沒事」，她自己不擔憂死的問題。然後她的姪子就怕她，就走了。她不怕死，來就來了。她姪子不希望她走，然後就趕緊打電話給我，她姪子覺得我幾句話可能可以勸陳老師就別死了，他就趕緊跟我聯繫。我一開始接到電話的時候，因為陳老師她父母都九十多歲了。所以我一開始聽的時候就覺得，她的父母，應該是她的父母。結果傳來的話說，不是，就是她本人。我也嚇了一大跳，就到醫院去看她。而確實，她面對這個癌症的時候，一點恐懼都沒有。

結果開完刀，沒有化療，開始自己調養，調養了幾個月就好了。去年初得癌症末期，到了去年的九月，又上講台教書了，又教了一年。今年七月，我們還請陳老師在台灣向教育界的這些老師講課。我就是跟陳老師講，妳還有任務，妳不能死，這些這麼寶貴的經驗，妳這麼走了，怎麼行？來來來，回來回來。所以一調養好身體，這個緣分就出現了。然後陳老師覺得，這個ㄅ ㄆ ㄇ（玻、坡、摸）是整個華文的正統，現在的漢語拼音都是用abcd，這個念不出來的。所以她在過年後九號，會到馬來西亞來，我們就請她把ㄅ ㄆ ㄇ（玻、坡、摸）的課程給我們講一遍。另外，她說好不容易來馬來西亞一次，另外就班級經營再給我們講一堂課，然後再安排第一線老師有任何教學上的問題，大家都可以提問。不用擔心，什麼問題都能問，因為現在孩子真是情況不少，老師教書四十三年，你們不用擔心，問不倒，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。

而這個生死的問題，我在這裡也不是二、三句話講得完，大家可以就自己的因緣好好去了解，說實在的，花不了太多時間，得趕緊了解什麼是生死。其實死就像換一件衣服一樣，沒那麼恐怖。但問題是你換衣服要會換，你要愈換愈莊嚴的衣服，你不能換成豬皮

去了、牛皮去了，那就麻煩了。一個人會換衣服要眼光好才能換得好，所以一個人死的時候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那當然他走的路就好。但是，大家想一想，現在人臨終的時候清不清楚？找不到幾個清楚的，都糊裡糊塗。甚至於老年得痴呆症，就已經糊塗了又生病，生病的時候假如嚴重，臨終都很難意識清楚。

我們印象當中，自己小的時候，身邊一些長輩都沒有生病，睡著睡著就走了。好死，下一句，好超生！超就是愈來愈高的境界。現在臨終的時候都是糊塗、迷惑，都生病，那就不理想了。所以人要好死，要常常練功夫，你就不會對死恐懼。什麼時候練？每天躺下去就說「我死了」，那你面對死亡一點都不恐懼了。哪個人有把握你躺下去明天可以爬起來？這很難講，得隨時自己不恐懼死亡。你不要今天回去躺下去，你自己心裡想就好了，不要喊很大聲，不然你家裡人說，你在講什麼？不要把我出賣了，我是跟你們商量，人怎麼樣時時提升對生死不恐懼。我們接著看最後一段講到：

【自今已往。】

就是從今以後。

【吾其無意於人世矣。】

『無意』就是不留戀這個世間，因為至親離去，覺得人生苦短，好像沒什麼值得留戀的。

【當求數頃之田。】

他想能夠經營，『數頃』就是幾百畝田地。

【於伊。潁之上。】

他想找在伊水、潁水這個地方的田地來耕耘。

【以待餘年。】

『待』就是度過，以度過自己往後的餘年，最後的這段人生路

【教吾子與汝子。】

好好教育好你的孩子跟我的孩子。其實我們都可以感覺到，古人雖然很悲痛，但是面對自己人生的責任，還是念念不忘承先啟後的本分，而且也要盡一分對亡者的心意，盡心盡力照顧養育好他的後代。

【幸其長。】

『幸』就是希望他們好好的成長、懂事。

【成吾女與汝女。待其嫁。如此而已。】

這個『成』，當然就是把這些女孩教育好，讓她長大成人。『待』就是等待她們出嫁，都找到好的歸宿。我覺得我最後的日子，最重要的就是把這些事做好而已。而確實，韓愈是非常用心教育了十二郎的後代。十二郎得後代，長子考上進士，比他自己的兒子好像還早考上，後來韓愈的兒子也考上進士。所以韓氏後世還是興旺起來了，十二郎的二兒子後來是繼承家業。所以接著說到：

【嗚呼。言有窮而情不可終。】

『言』就是話語總有說完的時候，『窮』就是完的時候，而這個情感的哀痛，『不可終』就是沒有終結。

【汝其知也邪。】

你能了解嗎？你能知道我現在的心情嗎？

【其不知也邪。】

還是你不能知道我的心情？

【嗚呼哀哉。】

『嗚呼哀哉』就是很哀痛。

【尚饗。】

就是享用祭品，請亡者享用。這篇文章總共有「汝」，汝就是指十二郎，就是你的意思，總共用了四十二個汝字。所以是流露作

者對十二郎的那分情，也流露沒有辦法接受他去世的這個事實。從這裡我們也可以感受得到，古代是非常有家族的觀念。就是時時能把家族的發展，能把家族後代的一個未來，常常放在自己的心上。就像范仲淹先生，他飛黃騰達之後，照顧整個家族幾百口人。他就說到，我能夠做到這麼大的官，那都是祖先的福蔭，我假如享了這個福而沒有照顧整個家族，那我無顏去見自己的祖先。

我們來看幾則叔姪之間的這一分友悌之情。我們翻到五十三頁《德育古鑑》的中間這一段。

【王僧虔。攜諸子姪到郡。】

這個王僧虔先生，這個『攜』就是帶領著；『諸』就是指眾，很多，不是一個、兩個，是好幾個。所有的這些孩子跟姪子，叫『諸子姪』。『到郡』，可能是要去謀發展。有這個機會了，所以帶他們到郡裡。

【兄子儉。中途得病。】

半路的時候哥哥的兒子『儉』生病了。

【僧虔為之廢寢食。】

『廢』就是不吃不睡，其實就是擔心、照顧到忘了吃、忘了睡，廢寢忘食。

【諸人或慰諭之。】

身邊的親人就安慰他，你不要這麼擔心。結果：

【僧虔曰。昔馬援。子姪之間。一情不異。】

《誡兄子嚴敦書》，這是馬援先生寫的。我們可以感覺到，他對自己的姪子跟對自己的孩子沒有兩樣，甚至更照顧自己的姪子。『一情不異』，同樣的、平等的。

【鄧攸於弟之子。更逾所生。】

這個『逾』就是超過了。這個『鄧攸』是晉朝人，他帶著自己

的兒子跟弟弟的兒子逃命，兩個孩子都小，眼看著他們就逃不掉了，所以鄧攸就跟他太太商量，說要保兩個兒子恐怕很難，我看只能保一個，逃命才逃得成。而且跟他太太講，我弟弟已經去世了，等於這個兒子是他弟弟血脈的獨苗，我們的孩子以後可以再生，但弟弟已經人死不能復生了。所以自己的太太就忍痛放下了自己的兒子。我們看古人這種情義實在讓人動容，這個事例不是一個、兩個。

包含在春秋時候有個婦人。以前的婦人沒有到學校去識字的，但是以前的婦人都有家道的承傳，都懂得忠孝節義。結果剛好齊國軍隊追趕，她逃命，抱著兩個小孩，她看追兵那麼近，覺得根本逃不了了，就把手中一個孩子放掉了，繼續跑，結果還是被追上。這齊軍就問她，他說這兩個孩子跟妳什麼關係？她說，一個是我的兒子，一個是我哥哥的兒子。齊軍就說，那個扔下來的就是你哥的兒子？她說，不是，那是我兒子。留兒子是私心，哥哥就剩這個兒子了，沒有這個兒子他沒有辦法傳宗接代，我不能把我哥哥的兒子扔下。齊軍聽完很震撼，一個女子都這麼深明大義，這個國家不可以欺負，馬上軍隊就拉回去了。一個女子的這種道義，化解一個國家的戰爭。結果後來魯國國君知道了這個事情，就封這個女子叫魯義姑。她的道義救了魯國，而且稱她「魯義姑」，用魯國當她的姓來稱呼她。

而我們感佩歷代聖賢人他們的一個心境，就是看到這些古代的好榜樣，他們就記在心上效法，「聖與賢，可馴致」。文天祥先生小的時候進入到孔廟裡面，看到列的歷代有德行儒生的神位，他年紀不大，就告訴自己，這一生假如不能像他們一樣，那就白活了。很小就是志在聖賢。所以僧虔就講到：

【吾懷其心。不異古人。】

我效法古人的這些德行，向他們看齊。

【亡兄之嗣。】

這個『嗣』指後代。他哥哥已經去世了，就這個兒子。

【豈宜忽諸。】

怎麼可以不重視？怎麼可以忽略掉？

【若此兒不救。便當回舟謝職。】

假如我這個姪子還沒有辦法把他治好，這個『不救』就是不能轉好、不能把他救好的話，那我當下就要回去了，『回舟』。『謝職』，「謝」就是推辭，這個官我不當了，我也得先把我這個姪子的病治好再說。所以古人面對親情、至親，當下就能把高官厚祿完全放下，想都沒有其他的念頭。古人一生保留了他天性的情義，不會因為年紀大、官位大、財富多，染污了他的天性。

我們看「二十四孝」裡面，這個庾黔婁先生他去當官，突然身體非常不舒服，他馬上想，一定是家裡有事，父母有情況。都還沒確定是不是真的有情況，馬上就把工作給辭了，毫不吝惜，趕緊趕回去，果然他的父親生重病。結果當下那個醫生，因為他很急於了解父親的病情，就問，我的父親病情能不能好轉？醫生看他這麼悲切，就跟他講，你可以尝尝父親的糞便，苦的還比較有救，甜的就救不了。當下他就嘗了。就是這個孝子心中時時放著父母，沒有想自己，更不可能去嫌棄什麼。不假思索，馬上急於了解父親的病情，結果甜的，病情比較重。當晚又向天禱告，折自己的壽命，希望父親能活下去。古人那種孝行，都在他這些行持當中流露出來。所以孝悌是人的天性，不為這些外在的物質所污染。

而我們反思，現在的人有錢了、生活富裕了，父母得了重病，管都不管，好像賺錢第一大，這個就是被世間的欲望所污染。其實只要提不起孝悌，人就不可能真正打從內心的快樂，那種快樂都只是物質的刺激而已。為什麼？良心有愧的時候就嘗不到那種痛快了

，所以「仰不愧於天，俯不忤於人」的快樂就嘗不到。

【兄子尋愈。】

『尋』就是不久之後，就痊癒了。所以「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」，他這分至誠感動上蒼，這個孩子很快病就好了。我們接著來看五十五頁，這五代時候的一個讀書人：

【張士選。幼喪父母。依叔以居。】

靠著他的叔叔生活。

【恩養如子。】

養育他，對他的恩德很大。養育他就像自己的兒子一樣，一點都沒有分。

【叔生子七。】

他的叔叔生了七個兒子。

【祖產未分。】

結果他祖上的財產還沒有分。

【叔曰。】

他的叔叔對他講。

【吾當與析產為二。】

這個祖上的財產應該分成兩份，一份給你父親的，一份是給我的。結果這個張士選：

【選請分為八。】

他那個時候才十七歲左右，年齡這麼輕，心裡面都是裝著什麼？裝著叔叔的恩，裝著兄弟的情。這七個兄弟都是從小一起長大的，重義輕利。

【叔固辭。】

他這個叔叔不簡單，這個『固』就是非常堅持推辭，不行不行，分兩份。結果張士選：

【選固請。】

他也很堅持，請他的叔叔能接受。最後他堅持，他叔叔沒辦法。

【卒如選言。】

『卒』就是最後，就照他的意思分八分。

【選年十七。入京應舉。】

『應舉』就是去考功名，十七歲就去考功名。

【同館二十餘輩。】

他住的那個地方，當時候應該聚了很多考生，二十多人。

【有術士遍視之。】

這個『術士』應該是懂算命的，算命的可能都精通《易經》，精通《邵子皇極數》，就像了凡先生裡面的孔先生，會算。真的有人很精通，算得很準，這是高等數學，連國家的運勢都算得出來。像劉伯溫這些高人，都留下來一些書籍，都算到現在的情況，都還沒離開他推算的。大家有沒有去算過命？有。準不準？準。那你白修了，算命還能讓人算準，那代表我們還沒跳出命運。所以讀書人知書達理，樂善好施，還不能跳脫命數，那就該檢討了。所以「人未能無心，終為陰陽所縛，安得無數」。就是人心量沒有辦法擴大，沒有辦法放下自私自利，所以改不了命。只要能放下自私自利，絕對改命。所以改習為立命之基，一個人能不能改命，看哪裡？他的習氣去掉多少。不是說學了多少、做了多少好事就一定能改命，這個習氣還是要去掉，習氣不去掉，每天亂發脾氣，功過相抵！「一念瞋心起，火燒功德林」，一把火就全燒掉了，怎麼會有功德？

我們有多少功德要先想一個問題，上一次生氣什麼時候？假如是剛剛，就全燒光了。剛剛開車來，有一個人不守規矩，氣死我了，一路在那裡罵，那就已經燒光了。包含貪心不去掉、傲慢不去掉



、嫉妒不去掉，這個功德、福德積不起來。所以一個人學貴自知，實質上要看自己習氣去掉多少，這才是真功夫。有沒有改命，自己知道。改了命，愈走愈順，作夢，飛步太虛，在天上飄，夢到孔子來給你講課，人改命了會有吉祥；或夢吐黑物，穢東西吐出來了。假如愈學愈覺得愈來愈糊塗，還做惡夢，做好事還被人家罵，真衰，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人心；或者動不動就我不行，我沒能力，自暴自棄。這個就是沒有改掉習氣，在退步了。所以學習時時要看看自己的狀況，不能學得糊裡糊塗的。這個道士、這個術士就跟他講：

【曰。南宮高第。獨此少年。】

只有這個十七歲的少年考得上。這個『南宮』是指禮部會試，禮部相當於現在教育部。這個『會試』就是決定是不是考上進士。

【諸同館斥之。】

其他的這些同學聽了很不服氣，用言語跟他探討。這個『斥』就有一點不高興，跟他理論。其實我們看這一段，人家說這個年輕人會考上，其他讀書人馬上不服氣，難怪他們沒考上。「見人之得，如己之得」，心胸要大一點。袁了凡先生這一點做得好，他去考試好幾次，好多年才一次機會去考進士。他在《了凡四訓》當中提到，幾次一群人一起去考，結果看到同鄉那個年輕人特別謙虛，他就給旁邊的人講，這次我看是他考上了。旁邊的朋友說，何以見得？你看人家這麼謙虛，對我們這些年長的人這麼恭維，給我們端茶、倒水，誰比得上他的謙虛？謙受益，天地鬼神都會保佑他，果然是他考上。你看人家了凡先生，一點都不嫉妒，還挺明白的，考得上的人看得出來。所以：

【術士曰。文章非某所知。】

你們的文章寫得怎麼樣，這個我不知道。

【但少年滿面有陰德氣。】

你看這個年輕人，這麼小的年紀，陰鷲紋就不少，就是積陰德之後呈現在臉上的一個相貌。

【揭榜。果獨成名。】

果然是他考上了。這一段是叔姪之間的情感。

接下來作者提到：

【士選誠賢。】

這個張士選先生，『誠』就是實在，實在是很有德行。

【叔亦古君子也。】

他的叔叔也是不簡單，有古人的君子之風。

【讀之。覺一家和氣藹然。】

讀了之後，覺得他們家一家非常的和樂，可以感受得到。

【反似被士選大佔了便宜。】

意思就是說，張士選把財產讓出來，世人從相上看好像吃虧了，事實上吃虧是福，他積了大陰德。而且我們相信他這七個兄弟，看到他這樣的一個德行，彼此這一代人更加的團結不分彼此，他這一讓，可能他張家的興旺就讓出來了。留與兒孫做好樣子看。這整個悌道，從法昭禪師的這一首偈流露得非常的深刻，「同氣連枝各自榮」。這一段大家可以翻到四十二頁，我們看《讀書錄》，這個書裡面講，「法昭禪師偈云：同氣連枝各自榮」，都是連著父母、連著祖先的手足，不可分彼此。「些須言語」，也有另外是「些些言語」，意思都一樣，「些些言語莫傷情。一回相見一回老，能得幾時為弟兄」。這一句我們成年人念起來特別有感覺，現在都市化時代，大家都忙，兄弟姐妹要相聚，一年沒幾次。所以一聚，你的白頭髮多了幾根，歲月催人老。所以接著講，「弟兄同居忍便安」。所以親人相處，包容、忍耐非常重要。每天相處，哪有不稍微有

點摩擦，不可能！但能包容、忍耐，「莫因毫末起爭端，眼前生子又兄弟」，我們又有後代子孫，他們又各為兄弟姐妹了。所以我們現在做好了，留與兒孫做好樣子看。

有個對聯講到，「善為玉寶一生用，心作良田百世耕」。自己好的德行風範，成就孩子好的人格，他那顆心就種大福了，百世。你的風範，百世的後代都效法，他們都去力行、去耕耘，那你真是造福百世的後代。剛剛我們看到這一段，之後下一段我們接著看：

【扈鐸早孤。事伯父如所生。】

他父親早亡，他伯父養他的，所以他事伯父如自己的親生父親。

【伯老無子。】

他的伯伯老了，沒有兒子。

【鐸為買妾。】

他盡力的幫他伯伯找了一個太太。因為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古代人特別重視這個責任。

【伯卒。】

他伯父去世了。

【遺腹生一男。】

『遺腹』是指父親去世了兒子還沒出生，還在胎中，這叫遺腹子。『遺腹生一男』，他這個伯母生了一個男的。

【鐸誠其家謹視之。】

這個算是他的弟弟，他非常用心的教育他這個弟弟，因為這個弟弟要傳他伯父的家道。

【自處戶外。中夜審察。不敢安寢。】

對於整個家裡面的安全，他都非常仔細去負責，有時候晚上都不怎麼敢睡。

【弟有疾。】

他弟弟生病了。

【鐸夜禱北辰曰。】

他弟弟生的病可能比較重，他半夜祝禱、祈禱，對著北辰說到：

【吾父子可去一。勿喪弟。】

他自己也已經有孩子了，他對上天講，你假如要奪走一個人的命，可以奪我，可以奪我的兒子，不能奪我弟弟的命。然後：

【使伯父無後也。】

不能造成我伯父斷後。

【弟竟愈。】

所以這幾個例子我們都看到，確實是感動上蒼。接著，女子對待自己的姪子，也是如同親生，這個例子也是很好。

【昌化章氏。兄弟俱未有子。】

這個章氏兄弟，兄弟結了婚都還沒有孩子。

【其兄抱育族人子。】

他的哥哥先去抱了一個同族的後代來養。

【未幾。】

沒有多久，他哥哥的太太懷孕了。『未幾』就是沒多久，他的哥哥就有了個孩子。

【弟偕妻請曰。】

這個弟弟帶著弟婦到他們家裡來。

【嫂既生子。盍以所抱與我。】

嫂嫂既然已經生了個兒子，可不可以把那個抱來的同族的孩子給我們？他哥哥找太太商量。

【兄以告妻。妻曰。未得子而抱之。】

因為我們自己沒有孩子，抱養了這個孩子。

【甫得子而棄之。】

現在自己有了，又要把他給丟棄、給別人。

【人謂之何。】

人家會怎麼說我們？那把這個孩子當什麼？意思就是抱來的時候已經當親生的了，怎麼可以說給就給？

【且新生安必可保也。】

而且這個剛生出來的孩子，還沒有能保證以後能夠健康成長。可能古代生活的條件不是那麼理想。

【弟請不已。】

結果他弟弟又一次接一次來請求。

【嫂曰。】

這個大嫂講：

【重拂叔娣意。】

這個『拂』就是拂逆、就是不順，不順著他們的意思，就是反著他們的意思，而且是每次都拒絕他們，好像在人情上覺得過意不去。既然小叔、小嬸這麼堅持：

【寧以吾生子與之。】

不能不顧及他們的一個感受，那這樣好了，把我親生的給他們。這一般的人做不到！

【娣不敢當。】

這個『娣』就是指妯娌比較小的是娣，不敢接受。

【嫂曰。子固吾子。】

這個兒子固然是我生的。

【為姪亦猶子也。】

他現在給妳做兒子是我的姪子，姪子跟兒子不也一樣嗎？不能

分！當妳的孩子是我的姪子，同樣我都如同自己的親生兒子一樣，所以給妳也沒關係。

【何異之有。後二子又各生二孫。】

這兩個兒子又各生了兩個孩子，子孫六人全部考上進士。一個家族出個進士就不得了了，他們家居然包了六個。不簡單在哪？你看他上一代這麼有情義，不分彼此，而且是他章家的媳婦這麼有德行。從這裡大家悟到什麼？娶一個好的太太旺三代，整個家都旺起來。假如不是這樣的德行，大家想一想，不吵架都難，這個事就不知道要吵多久。而我們看古代這些對自己的兄弟姐妹，包含對自己的姪子、姪女，非常關愛的人，其實都是孝子。

我們看二十七頁，這個讀書人叫薛包。《弟子規》講，「兄道友，弟道恭；兄弟睦，孝在中」。因為這分孝心一定可以感覺到，父母非常掛念這些孩子跟孫子，他一定會要安父母的心，盡力去照顧，哪怕父母都走了，他的心一點都沒改變。

【薛包。汝南人。父娶繼母。憎包分出。】

他這個後母不喜歡他，把他趕出去了。

【包日夜號泣不去。】

那個『號泣不去』，我們都感覺到，這個讀書人那種從嬰孩跟父母之間的天性都沒有改變。你看孩子犯錯你打他，他愈抱愈緊。

【致毆扑。】

就是打他。

【不得已。廬舍外。】

自己在鄉里建了個房子。而且：

【旦入灑掃。】

白天都去幫忙父母家裡做打掃。結果掃的時候：

【父母又逐之。】

又不讓他掃。

【乃廬里門。】

剛剛是住在家裡外面，現在父母可能看到他會生氣，他就稍微搬遠一點，在鄉里的門邊住下來。而且：

【晨昏問安不廢。】

還是都回來請安。

【積歲餘。】

差不多一年左右，『歲』就是年。就這種至誠做了一年，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父母還是被他的誠心感動。

【父母悟而命還。】

就是他的孝心。我們接著看四十五頁。

【薛包，事父母至孝，及父母歿。】

父母去世了。

【諸弟求分財異居。】

他的弟弟跟這些姪子要求分財產，不要住在一起，『異居』。

【包不能止。】

他阻止不了。

【奴婢則引其老者。】

這個大家族裡面有一些傭人，他就找那些比較老的、比較沒體力的。然後說，他們跟我在一起久了，我使喚他們比較熟了，這些老的就給我。

【器物取其朽敗者。】

這些日常的用具就要那些用得最破爛的、最久的。

【曰。我素所服食。身口所安也。】

『素』就是我向來，我平常用得很習慣，用它們我比較自在。

【田產取其荒蕪者。】

分的田地跟房屋，找比較差的，比較不好的，荒蕪的。

【曰。吾少時所治。】

這個我小的時候都跟過我，跟我有感情，我就要這幾塊地了。

【心意所戀也。任弟所願分之。】

弟弟他們歡喜的就讓給他們。

【後諸弟數破其產。】

弟弟都破產了。

【輒復賑給。】

還是不記這些不愉快，還繼續救濟他這些兄弟跟後代。你看孝子一定盡悌道。後面有句很有意思的，「妙在俱與諸弟以可受，絕不矯廉求名」。這個故事裡面，薛包體恤人情非常細膩，心很柔軟，給人台階下，自己都要這些不好的，然後還不顯得自己清高，還要說，這是我用習慣的，讓人好像接受的不會不自然。所以讀書人時時都是委屈自己，低調去處理這些事情，不要發生親人之間的一些不愉快。而且也不刻意顯得自己清高、有德行，去壓到自己的親人。我們現在學點道理了，生怕身邊的人不知道，好為人師可能就起來了。所以他們這些心境值得我們效法。

這一節課先跟大家分享到這裡，謝謝大家。